

愛國的一課

郭岐

南京大屠殺之四

美籍教授女守護神

在南京陷落，火光燭天，屍山血海的大屠殺期間，有七位國籍不同，身份各別的外國人，仗義勇為，奮不顧身，自發自動的組織了一個國際委員會，分別担任外交、庶務、衛生、救護等項工作，決心拯救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我國同胞，他們設置了一個難民區，然後四出奔走，向我國同胞提出警告，勸他們都搬到難民區裏去住，暫避日軍的凶鋒。而且，當日軍大舉入城的時候，他們立即以嚴正的態度，對日本軍方提出不得殺害我國民衆的要求，他們說：即使淪陷後的南京還有若干華軍不及撤退，可是，他們都已經放下武器，放棄抵抗，全部失却了戰鬥力，按照國際公法，同樣的不容肆意加害。

但是，日本軍方罔顧信義，口是心非，他們一面應允國際委員會的要求，一面却在進行有計劃、大規模的屠殺，便在鎗聲不歇，哭喊震天，首都南京淪為人間地獄的那一段黑暗恐怖時日裏，國際委員會的這七位外國人，仍然冒着生命危

險，成天東奔西跑，百計營救被屠殺者。從早到晚，他們時刻撫慰難民區裏的難民，鼓勵難民們保持鎮靜，聲聲叮囑難民們切勿出門，催促難民們從速掩埋我軍隨地棄置的武器、軍衣、軍用物資，莫讓日軍發現，授他們以進行屠殺的口實。他們又在各收容所裏，貼出了標語，誓言決以公理向強權力爭。

在這七位守護神一般的國際委員之中，尤有一位大名鼎鼎，幾於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被我國婦女同胞視為活菩薩，天降救星似的黃小姐，她是一位四十餘歲尚未結婚的美國籍女教授，她借金陵女子大學的校舍，設立了一個婦女收容所。這位黃小姐實在是能幹極了，她的學識能力，魄力與胆識，在南京城裏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不佩服她的。黃小姐在金陵女大收容了好幾千名女同胞，她很快的就把她們組織起來，一應飲食起居訂有規定，諸如井水、廚房、宿舍、廁所、出入規則，也都定下了詳明的細節，大家共同遵守，使地方那麼大，人數如此多的一個婦女收容所，一切的一切，都顯得井然有序，寧謐安祥，看

不出一點亂與騷。

更值得令人欽敬的是，這一位四十多歲的異國女教授，除了負起整個收容所的管理之責外，居然還袖着一支手鎗，無分晝夜的坐在門房裏面，獨自一人，担任全收容所的守衛。因為整個收容所裏除了她，誰都沒法對付蠻不講理的鬼子兵。婦女收容所最嚴格的一項規定，便是任何男性，不得邁進大門一步，唯一能夠執行這條禁令，保全了數千位我國女同胞的真操與生命的，就祇靠這位偉大而又堅強，決不在任何暴力之下屈服、畏縮的黃小姐，她日復一日，夜復一夜，帶着她的自衛手鎗，守在金陵女大門房裏，使數以十萬計瘋狂殘暴，滅絕人性的鬼子兵，從無一人能越雷池一步。

黃小姐無日無夜不在面容肅穆，嚴陣以待的親自充任守衛。由於鬼子兵入城後的大屠殺越演越烈，範圍也越來越大，散處南京各地的我國女同胞，就唯有金陵女大收容所可逃，也唯有黃小姐能成爲她們的救星。因此，她們爭先恐後的往收容所跑，收容所裏人數一天天的增加，黃小姐

肩頭上的這副担子也日益沉重，強烈的責任感，使得她的情緒越來越嚴肅了，逃進收容所來的婦女同胞爲了向她表示由衷的感激，有人向她鞠躬，有人向她磕頭，黃小姐却來不及跟她們答禮招呼，她祇是揮揮手，叫她們趕快進去，安頓下來，如果有誰走上前去對她說幾句道謝的話，黃小姐的回答，却始終都是這麼兩句：

「妳們用不着跟我客氣，我不過是在盡我應盡的責任而已。」

然而，受恩者却反而被她感動得淚下沾襟了

中華民國永不會亡！

爲了把守收容所的大門，攔住怒眉橫目，凶神惡煞般的鬼子兵，擅行入內，蹂躪我國的婦女同胞，黃小姐一天也不知道要跟鬼子兵講多少次理，吵多少次架，動多少次手。一味徒知逞其獸慾的鬼子兵，誰不曉得金陵女大收容所裏，「花姑娘多多的有」，於是，他們悍然不顧一切，成羣結隊的來闖關。一批接一批的，往而復返，週而復始，但却沒有任何一個鬼子兵闖得過黃小姐的這一關去。黃小姐不斷的在跟他們講理，吵架，迫不得已時還得以寡敵衆，出手開打！黃小姐的凜然不可侵犯，終使一批批的鬼子兵知難而退，恨聲不絕的離開，在古今中外歷史上，像黃小姐這樣「一女當關，萬夫莫開」的英勇事跡，可以說得上是絕無僅有的，公理戰勝了強權，厥在於黃小姐的一句壯語：

「誰要想進收容所的這座大門，除非是從我的屍身上踩過去！」

有一次，黃小姐又跟一批獸性大發的鬼子兵動了武，這一回她很吃了點虧，挨了鬼子兵的幾記耳光。剎那間，全收容所的幾千位中國婦女同胞全哭了，大家紛紛的跑到門房來，想要安慰安慰她們共同的救命恩人，黃小姐却以慈祥的口吻，反轉來鼓勵她們說：

「中國沒有亡，中國不會亡！日本人是一定會失敗的，妳們不用愁，也用不着替我耽心，我會奮鬥到底，一直堅持下去！」

過不了多久，大屠殺還在持續進行，

難民區裏更是風聲鶴唳，一日數驚。便有一些神經過敏，自作聰明的難民，爲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，異想天開，竟去找面日本紅膏藥國旗，在自己的大門上懸掛了起來，再過幾天，居然又有人在手臂上佩起了太陽徽的臂章。——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，切齒痛恨的一件事。日本人還沒有勒逼南京市民懸日本旗，佩旭日臂章，自己反倒甘心情願，認賊作父，是這幫沒出息，寡廉鮮恥的亡國奴創出了花樣，往後，才有日軍抓住不佩旭日臂章的，動手便打的奇恥大辱。筆者就因爲寧死不佩獸徽，當街挨過四五次耳光。然而，曾幾何時，赫然又見有人一大清早出門買菜，便手裏拿着一幅小太陽旗了。

黃小姐是異國人士，但她熱愛中國，也跟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一樣，最痛恨這一點了。所以，每逢有人持面紅膏藥旗，或佩戴一個旭日臂章，上金女大收容所時，她一見了便勃然變色，每每親自上前奪下，往地上一拋，怒容滿面的說：

「中國沒有亡，不能帶這個！」

有一天，我因事經過金女大收容所，便曾目擊這令人既感且愧的一幕。使我深切的感到，抗戰以前，在首都南京，我們的民衆工作，實在是太差勁了。

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，手裏拎個飯盒，大概是給他住在女收容所的親人送飯去的，他不曉得黃小姐的「忌諱」，右手臂上，公然佩了一枚旭日臂章，被黃小姐看見了，便伸手招招說：

「你來！」



本文作者來台後任職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時，在辦公室中留影。

小男孩連忙走了過去，向黃小姐一鞠躬，必恭必敬的喊了聲：

「黃小姐！」

這一回，黃小姐却不立刻扯下他的日本臂章了，她和顏悅色的問：

「你今年幾歲啦？」

小男孩回答她說：

「十五歲！」

黃小姐點點頭，她斂容正色，略微帶點激動的，指指臂章告誡那個小男孩說：

「你不用佩這個太陽徽，因為你是中國人，你們中國並沒有亡，而且絕不會亡。你年紀還輕，可是我要你牢牢的記着：你曾經那一年、那一月、那一天，佩上了這個太陽徽。還有，在你佩上它的時候，都看見了些什麼，聽到了些什麼？孩子，永遠不要忘記啊！」

話說完，黃小姐方始摘下那男孩的臂章，往地上一拋，然後溫諄的說道：

「好了，你去送飯去吧！」

槍口之下搶救生靈

我所站立的地方，距離黃小姐所在地不遠，她所說的每一句話，我都聽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字字銘記在心。黃小姐不但給那男孩上了他勢將畢生難忘的一課，同時也給我，和同時聽到的人都上了永留記憶深處的一課。我在峭寒風中木立了許久，心中升起許多複雜紊亂的思緒，慚惶、愧怍、感動與感激，還有振奮與鼓舞，一團風雪撲面而來，使我陡然清醒，邁動脚步。我又發覺

，臉頰上一片冰涼，伸手一摸，方才自己竟然流下了眼淚。

黃小姐告誡小男孩的這一件事，在難民區裏很迅速的傳播開來。沒有人聽了不深受感動，不以為自己也上了難忘的一課。

逃進金女大收容所的女難胞越來越多了，使那座規模宏大，設備齊全的著名女子大學為之全部爆滿，連靠馬路的走廊上，都打滿了地舖。供應一日三餐的一所粥廠，就祇好搬到學校外面來。以黃小姐一個人的力量，保護十萬鬼子兵窺伺，垂涎之下的數千女性，日以繼夜，不眠不休，也僅祇能够在收容所大門擋住日軍。——日軍對收容所裏的幾千個女人垂涎三尺，千方百計的想要侵入。終於，被他們找到了一處漏洞，在金女大後面有一排低矮的竹籬笆，乘月黑風高之夜，鬼子兵便悄悄的攀越而過，直撲進去，住在金女大最裏面的大都是首先逃入的女學生，深更半夜，睡得正熟，驟然之間見一名鬼子兵摸到了，多半嚇得魂不附體，張口結舌。再加上鬼子兵又是刀呀又是槍的一威嚇，全身嚇軟了動彈不得，就祇有宛轉嬌啼，任其擺佈。一夜又一夜，一批又一批，也不知有多少女學生飲恨終生，被面目不辨的獸兵奪去了貞操。

而惋惜。禽獸所不欲為之事而日軍優為之，稱他們為獸兵還是抬舉了他們呢。

有一夜，兩個女孩子因為沒有電燈，怕走黑路，悄悄的到竹籬笆邊上小解，偏就闖上一羣獸兵又在翻過牆來「摸彩」。獸兵當下就捨遠求近，把兩個女孩子攔腰一抱，拖了便走。兩個女孩子猛吃一驚，大哭大叫，恰巧黃小姐也為防範「摸彩」暴行，親自到後院去巡視，她聞聲立刻追上前去，拚命的把兩個女孩子救了下來。反倒是那一羣獸兵被黃小姐追得抱頭鼠竄而逃。這便是那不敢正的又一例證，黃小姐這樣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，又贏得了南京城裏中外人士的一致讚揚，大家都說她是最勇敢的女英雄。

外人籲請封刀安民

除了黃小姐獨力撐持金陵女大女難民收容所，其餘的六位國際委員，更是從早到晚都在四處奔跑，一聽到日軍正在某處集體屠殺我國軍民，他們便十萬火急的趕去搶救。這幾位熱心果敢，具有俠義心腸的外國朋友，他們既未奉有本國政府的指令，也未經我國官方所委託或要求，他們所憑恃的，只有根據人道主義，國際公法，去和瘋狂的劊子手據理力爭，從獸兵的砲口、槍口之下，儘可能的搶救出一些中國人來。因此，日本獸兵當然也就視他們為心頭刺、眼中釘了。每次殘殺我國同胞，總是儘可能的瞞住他們。因此，儘管國際委員們長日奔波，晝夜不休，由他們所搶救下來的我國同胞仍然為數寥寥。例如有一次日軍在某處用機槍掃射我國同胞三百餘名，當國

際委員們聞訊迅即趕到，大屠殺已近尾聲，他們費盡心力，只不過救出二十七位而已。

事實上，日軍當局在攻陷南京以後，根本就不承認南京城裏有所謂難民區，又稱安全區的存在，因此，他們也就否定了有這個國際委員會的國際組織。由此可想，國際委員會的七位委員，日方既已恨之入骨，他們自己本身的處境就很危險。日本軍方當年豈但不怕外國人，連英美軍艦他們都會悍然挑釁，擊傷或擊沉，甚至於連繫有顯明標誌的英國大使座車，日軍也會濫施掃射。拿英國來說：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八月二十六日，淞滬大戰方酣；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的座車在京滬公路上行駛，車頂即全部繫為英國國旗。然而日本空軍軍機全然不予理會，立予低空掃射，致使許閣森大使受傷。不久，英國商輪大通號和德和號，又在蕪湖江面被日軍擊沉，軍艦驅虫號，也在蕪湖遭到日軍的砲擊。

美國呢，就在南京陷落的同一天，美國軍艦巴納號，在南京上游三十英里的江面，被日本軍機轟炸沉沒，有三名美國士兵死亡，十七人負傷。當時就一般人想來，日軍公然挑釁，英美兩國一定會採取報復行動的。然而，一經交涉，英美兩國便接受了日方賠償和道歉的條件，就此草草了事。

以英美兩國對日本的姑息放任，國際委員會的七位委員先生，正如俗話所說的：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」，又怎能救得了日本軍方必欲屠戮一空的南京軍民呢？從這一個事實，適足以顯示當年那七位先生，他們的大無畏勇氣，是多麼

的可欽可敬，他們的冒險犯難精神，是何等的可歌可泣。

國際委員會們為了澈底解救南京難民，使他們免於慘遭屠戮，無一倖存的噩運，特地聯袂齊赴谷壽夫的第六師團部，訪晤谷壽夫，向他提出質問。國際委員會們開門見山的問：

「貴部隊入駐南京已歷多日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不停止屠殺與姦淫？」

谷壽夫居然悍然的答道：

「打了勝仗的軍隊，都是這個樣子的。因為他們出過力，不能不讓他們自由自由。」

國際委員會們聽了唯有啼笑皆非，日本自詡為文明國家，怎能在二十世紀仍還有這種縱兵淫掠的野蠻習俗。他們緊接着又問道：

「那麼，貴部隊究竟要到什麼時候，才能停止淫掠，封刀安民？」

這一問，谷壽夫的回答更妙了，他向無兵無權的國際委員會提出反要求說：

「現在我的部隊極需電燈自來水，可是水電工人俱已逃走，一時無法恢復。如果國際委員會能够負責把工人找到，並且儘快恢復供應電力和自來水的话，然後才可以談到安民問題。」

國際委員反被利用

國際委員更進一步的問：

「否則呢？」

「否則，」谷壽夫斬釘截鐵的回答：「那就決無安民之可能！」

國際委員會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由於谷壽夫

的態度既強硬且惡劣，所以他們義憤填膺，出語諷刺的說：

「以今日南京一片紊亂的情景來看，貴國的軍紀，未免太不成樣了吧。」

然而，谷壽夫却又狡詐計，避重就輕的反問：

「你們是說我國士兵有姦淫之舉？」

國際委員的答覆則為：

「姦淫僅係其中一端而已。」

詎料，谷壽夫正是利用此一機會，再出個難題，給國際委員會做，身為日本陸軍現役中將師團長，他竟忝不知恥的說：

「關於姦淫問題，那得先找老鴿、龜頭，也就是先行開娼。否則的話，帝國出兵已久，士兵的性慾問題，還是無法解決。」

谷壽夫越說越不像話，可是，當時南京城裏大火焚燒不熄，時刻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被集體屠殺，無其數的女同胞在受姦污凌辱，全城財物幾已洗劫一空，人命關天，情勢嚴重，俗話說「救兵如救火」，谷壽夫的反要求縱使過份，兼且難辦。但是一番交涉，總算給南京市民帶來了一線生機。國際委員會們認為：祇要恢復水電供應，和開娼兩事能够解決，谷壽夫一定會信守諾言，下令從此封刀安民的。

於是，國際委員會們就被谷壽夫大大的利用了，他們為求大屠殺早日終止，姦淫擄掠一概成為過去。一切都為了及早封刀安民，國際委員會們開始為谷壽夫調查水電工人，勸促他們立即到廠重新工作，同時並擴大宣傳，使若干市民也把谷壽

夫的連篇鬼話當做了真的，大家都在極力謀求恢復水電與開娼，彷彿這兩件事一完成，全南京的人就性命可保了。

南京市的水電廠和自來水廠工友，他們的忠貞義烈着實是值得頌揚的。當日軍攻陷南京，姦淫燒殺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也唯有同心協力，義不帝秦的水電工友們，在顯示着南京市民的反抗精神，他們寧願挨餓，也不願接受日軍的徵召，到廠復工。

就在我所住的義國總領館裏，便有幾位英勇機智的水電工友，我曾力請他們不要出去為日軍工作，叫日軍夜裏見不到亮光，成天得不着用水，南京失陷一個多月裏，全市不見一盞電燈亮，不見一滴自來水，那的確是使日軍備感困擾不安的問題之一。谷壽夫大概先已明白，南京水電工友正在極力的杯葛日軍，如果始終由日本軍方面，那麼，南京的水電問題，勢將無望解決。

所以他很巧妙的利用了國際委員會，代他解決此一重大困擾，南京市民對於國際委員會的七位先生與小姐，都是由衷欽敬，絕對相信的，只要他們站出來講一句話，只要南京市民所可辦到，必定迎刃而解，圓滿達成。尤其，水電恢復始封刀，這一件性命攸關的事比什麼都重要。於是，僅祇兩三個禮拜，谷壽夫的一大困擾順利解決。所有的水電兩廠工友全部到齊，從此，自來水源頭而來，全南京的電燈大放光明。

甚至於連老鴿、龜頭「復工」，南京開娼一事，國際委員會也在眾老鴿、龜頭，「人命關天，義不容辭」的心情之下，順順當當的替谷壽夫解

決了。縱使南京城裏城外，屍如山積，血流成渠。全城籠罩在黑暗恐怖氣氛下，秦淮河畔，夫子廟前，居然又出現了野花閑草，街燈下的鴛鴦燕燕。

國際委員們很興奮，以為兩件大事既已解決，谷壽夫的一聲「封刀安民」令下，那該是十拿九穩，不成問題的了。殊不知，日本人絕無信義可言，出爾反爾，那是家常便飯，谷壽夫利用國際委員會，居然齊頭並進，一舉成功，谷壽夫正躊躇滿志，沾沾自喜呢。至於他對國際委員會所作的「封刀安民」承諾，早已被他拋到九霄雲外。他曉得這一批忠貞自矢，一心報國的水電工友得來非易。既已「自投羅網」，終告落入掌握，那他就必需嚴密的加以控制，谷壽夫派出大批獸兵，對電力廠，和自水廠的工友們日夜監視。上班時一卡車運到廠裏，下班時再一卡車載回宿舍，平時則一律嚴禁出入，水電兩廠的工友，這才發現自己實已成了囚犯。

蔣委員長撥米救濟

谷壽夫又對國際委員會施以絕情的戲謔，當自來水和電力廠的工友相率自動報到，立即復工。南京全城但祇聽見久已未聞的一片歡呼謳歌聲，在死神陰影下彷彿有了一線生機的南京市民，自此水源不缺，光明在望。可是，他們的如逢「大赦」，歡欣鼓舞，為期僅只短暫的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住在偌大難民安全區裏的難民，一致駭然發現，再扭水龍頭，已無一滴水，按一下電燈開關，糟了，無限光明也好，一線生機也罷

全都隨同歡欣的昨夜而消逝。

原來，這是谷壽夫在昨夜下的一道命令，非關「封刀」，不為「安民」。谷壽夫是命令所部，就此切斷難民區的電源與水源。於是，從此以後，南京城裏的水與電，唯有日軍所獨享。

南京市民可以不要水與電，因為他們只求偷生於一時，苟安於片刻。他們所亟於要求的是日軍不再開槍，不再屠戮，給予他們生命的保障。那正就是國際委員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所曾爭取到手的谷壽夫一篇謊話。——至此，谷壽夫的猙獰面目又度顯現，他斷絕了全南京人唯一的生存希望。他在國際委員會還來不及請求他實踐諾言，下令封刀安民之前，又一次給南京市民罩下死亡的巨網。

由此可見，谷壽夫的殘忍與狡獪，遠非一般人之所可想像。

國際委員會的七位先生、小姐，在受到這一次無情的打擊以後，最難能可貴的一點，是他們毫不氣餒，再接再厲，繼續為南京城裏的中國軍民奮鬥努力。水電恢復以後的那些天，谷壽夫除了下令切斷難民區裏的水電，仍命所部，姦淫燒殺如故，甚且有變本加厲，越演越烈之概。在那一段時期，淪陷在南京城裏的中國同胞，無分男女老幼，確實是惶惶然無以為計了，想活下去，分明活不成。不如死了吧，一時又死不了。那麼，在這生死關頭，究該怎麼辦呢？

除此以外，還有迫在眉睫，不容或緩的生活問題。

日軍攻陷南京，獸兵相率入城以後。首先，

就是城鄉斷絕交通。各處城門，一律嚴禁出入。當時，南京全城的居民約有三十餘萬。這三十餘萬人每天都得有最低限度的給養。可是，城鄉交通既已斷絕，鄉郊的米糧蔬菜運不進來，城裏的存糧又極其有限。因此，在南京大屠殺揭開序幕的初期，城裏人心惶惶，城外人心浮動，誰都不知道，自己的生命究將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，因而而終結？是飲彈而亡，還是終成餓殍，委骨溝渠？

就在這斷糧缺米，人心惶惶的當兒，國際委員會開始出面救濟，他們正式宣佈，難民區裏的每一位難民，一天可買一升米，真正窮得無法維持的，則由國際委員會所設的粥廠，免費供應稀飯充飢。於是，身畔尚有兩文的便逐日買米回去燒飯，兩手空空，一無所有的也可以拿隻洗臉盆，上粥廠領粥果腹，糧荒問題，迎刃可解，浮動的人心，很快的便又告鎮定下來。

祇是，難民區裏的三十餘萬難民，每天買米的買米，領粥的領粥，在填飽一家大小的肚皮以後，情不自禁的便聯想起一個大可玩味的問題；——如所週知，所謂國際委員會，僅只是七位熱心國際人士的臨時結合，人力財力，自屬有限。南京城裏，時正米珠薪桂，存糧羅掘一空，他們的米究竟是從那兒得來的呢？源源不絕，無日或缺，使三十餘萬難民繼續維持生命，這副担子實在是太重太重了。難民們感激這些國際友人的美意，但却對食米的來源，發生了疑問。不幾天，便有一個答案在三十餘萬難民之間口耳相傳，令人陡覺無限溫暖，精神一振。因為，消息來源

言之鑿鑿的說：

「我們每天所吃的飯，都是親在前線，督師抗戰的蔣委員長，撥發軍米，和募集捐款買來的。」

擁護領袖至情流露

一想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，日理萬機。他身在前線，却心繫陷區民衆，輾轉設法，經由國際友人之手，救活了南京城裏三十餘萬嗷嗷待哺的受難同胞，難民區裏每一個人的感激涕零之情，溢于言表，爲筆墨所無法形容。三十餘萬男女老幼，每飯不忘蔣委員長的救命之恩，即使一天到晚都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之下，沒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未來前途，敢於表示樂觀。然而，淪入敵手的陷區民衆，益更增強了敵愾同仇，抗戰到底的決心，他們只要心裏想到，嘴上提到最高領袖、民族救星蔣委員長，惶懼不安、憂急苦悶的心理，立刻便可以獲得鼓舞與撫慰，因而產生一種精神力量，支持他們咬緊牙關再撐下去。蔣委員長成爲他們唯一的希望，人人深信祇要跟着蔣委員長前進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，將是毫無疑問之事。他們對於蔣委員長的孺慕與愛戴，確屬真情流露，發自深心，這種心情，若非身歷其境，實在很難體味得出。

基於這種孺慕愛戴的一片至情，南京難民區裏，到處都在熱烈的談論有關蔣委員長的種種傳聞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人人都津津樂道，輾轉相傳。下面的這一則故事，便是在淪陷區裏流傳頗廣的傳聞之一。——據說，當抗戰以前幾年，內憂

外患交相煎逼的那一段時期，有兩個中國人，在出國放洋途中，偶有一次在輪船上引起了爭辯，某甲衷心的說：

「蔣委員長是中國唯一的革命領袖！」

某乙却在別有用心地道：

「蔣委員長不能容納各黨各派，就民主國家而言，作風不盡開明。」

有一位旅華頗久，對於中國問題瞭解深刻的外國人聽到了，頓時就上前指責某乙道：

「你們中國祇有一位最偉大英明的領袖，那便是蔣委員長。可是你們在國家局勢這樣嚴重的情况之下，尚且不知絕對服從，跟着他走，反倒有這種不符事實的批評，可見得你們中國人太不行了。」

自古以來，中國老百姓對於政治問題，泰半興趣缺乏，鮮少談論。專制時代，俗話所說的：「天高皇帝遠」，「堂堂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」，尤其是農民，和政府的唯一關係，就只有一年一次，到時候完糧納稅。見到官府上的事，先就遠遠的避開。民國成立，不久便有北洋軍閥紛紛崛起，據地自雄。但凡軍閥統治的地區，茶樓酒肆，公開場合，無不貼有「休談國事」的警告標誌，提醒大家不要出語不慎，惹禍上身。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完成第一期北伐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，以迄年底南京失陷，遽罹浩劫，其間是整整的十年。十年之間我們也不知做了多少民衆宣傳工作，鼓勵全國民衆關心時局，共赴國難。然而，直到南京陷落以前，無可否認的是：南京市民對時局的關

懷仍嫌不够，於現實政治終究淡漠。

不見棺材不落淚嗎？

可是一到南京城陷，日軍遍地姦淫燒殺，歷時三月不歇。處在這樣恐怖而巨大的壓力下，壓力越大反抗愈強，南京民衆自發自動的關心起時局政治來了。一天到晚，所談的唯有對最高領袖的歌頌禮讚，所盼的唯有中央軍早日反攻，收復失土，讓他們及早重見天日。從老太婆到小孩子，自智識份子以至文盲鄉愚，對於蔣委員長和中央軍，期盼之切有若大旱之望雲霓。有一天，兩位老太婆居然找到了我，興奮熱烈的向我透露新聽到的消息，一位李老太太說：

「蔣委員長現在在武漢哩，委員長在武漢親自督陣，打日本鬼子！」

一位王老太太馬上就接嘴說道：

「蔣委員長在武漢哪，聽人一提起南京難民，眼淚就流下來了。」

李老太太不待我開口，又搶着搶着的說：

「當然囉，委員長心裏真惦記我們難民哩，他怕我們困在城裏找不到吃的，不是特地撥了一大筆錢，請國際委員會買米煮粥，供應我們一日三餐的嗎？委員長是怕我們挨餓啊。」

我還是沒來得及開口，王老太太突然又有驚人筆，她個身向前，低聲語我：

「郭先生，你曉不曉得，委員長請國際委員會給我們買的糧食，可以維持多久？」

這倒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，連我都急於探聽了，因此我接口便問：

「多久呀？」

王老太太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四個月。」

李老太太略帶懷疑的問：

「妳怎曉得，不多不少，剛好維持四個月呢？」

？

「人家都在說嘛，」王老太太振振有詞的答道：「委員長請國際委員會買四個月够吃的糧食，意思就是告訴我們，不出四個月，委員長就要帶着中央軍，把鬼子撵走，回南京了。」

一聽就知道，這一定是子虛烏有的臆測之詞。雖然我當時略有失望之感，但却也覺得相當的興奮愉快，多半這就是西洋人士所說的：「中國睡獅已醒」了。對於最高領袖的信仰，業已深植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之中，有了這樣偉大英明的領袖，又有這樣迅速覺悟的國民，不管日本鬼子有多麼兇殘橫暴，中國絕不會亡！

耳鼓中，還聽見李老太太在那兒與高采烈，娓娓細訴的說：

「委員長已經打電報給國際委員會了，請他們交代我們南京難民，要聽國際委員會的命令，萬萬不可隨便搬出難民區。」

是鐵與血相交織的悲慘事實，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河的殘酷經驗與教訓，促使陷落在南京城裏的同胞們，猛一下子覺悟清醒。首先，我們也會不斷的告誡南京市民，日本人是何等的殘忍，何等的淫暴，如何的焚燒，如何的劫掠，苦口婆心，費盡唇舌，巨耐聽者大都有如秋風過耳，置若罔聞。然而，日軍進陷南京不到三天，難民們看

到了日軍猙獰恐怖的真面目，燒殺淫掠，無所不爲，這才恍然大悟的說：

「原來日本人真是這樣凶狠毒辣啊，早如此，鬼子兵攻城的時候，我們就該統統到城牆上去，跟鬼子拚個你死我活，比如今這樣等着他們來宰割，來燒殺，豈不是要強多了嗎？」

這是否俗語所謂的：「不見棺材不掉淚」呢？我不敢也不忍遽下斷語。然而有許多事實却是我在南京陷落以前，親眼目擊的。當日軍逼近南京，中央軍準備進行巷戰，決心背城借一，迫使日軍付出慘重的代價。那時候，我們的各級部隊，純粹爲了作戰需要，也曾徵集民伕，構築工事，也曾破壞道路，阻截交通，也曾廓清射界，迫不得已的燒了些城裏城外的房屋，凡此萬般無奈的舉措；居然也引起了若干市民的反感，他們毫不理會兵法上所說的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，忘却了孟子所謂：「虎負隅，莫之敢撓」的常理，往往拒絕與軍方合作，共禦敵軍，有人甚至於說出這樣的話：

「果真日本鬼子來了，只怕也不過如此吧！」

還有人背着我們的士兵，狠狠的咒罵幾句的。臨到十二月十二日晚上，中央軍各部聯絡中斷，大軍星散，零零星星的士兵急於找屋子暫時隱避，化裝易服，又有不少南京市民眼睛一瞪，峻然拒絕，他們甚且冷譏熱嘲的說：

「你們是部隊啊，部隊有部隊的住處，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裏來咧。」

又復有人直率的表明：

「你不能住在我這裏，我總不能爲了你一個人，連累了我一家子！」

這些話給從上海打到南京，反覆決盪，九死一生的國軍士兵聽在耳中，確是痛心疾首，欲哭無淚，他們唯有黯然的離開。當夜日軍陷城，巷戰打不起來。而日軍凶餓所至之處，見了中國男人就殺，闖上中國女人便姦，南京城裏城外，至少有三十餘萬人，那計軍民，玉石俱焚。日軍屠戮越慘，南京市民便越更加速醒悟，翻然改變態度，對保國衛民的中央軍迫切盼望，每天從早到晚都在唸叨：中央軍爲什麼還不來啊！

驟然升起愛國熱情

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，南京難民頓悟前非，他們對我們武裝同志，極力掩護，儘量幫忙，日本鬼子兵腥風血雨的壓力，終於提高了我們民對軍的愛心，南京難民口口聲聲的說：

「我們同是中國人，同是一條命，還分什麼彼此，講什麼你我哈。」

經常，有中央軍派遣的偵探，潛入南京城裏，刺探敵情，從事謀報工作。由於南京難民驟然升起的愛國熱情，他們在我國同胞面前，儘可以公開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因爲，南京難民一聽說他們是中央軍派來的，頓即欣喜萬分，忙着給他們燒飯吃，找住處，供給消息，担任掩護。連老太太和小孩子都想跟他們攀談幾句，親熱親熱，就好像自己的家人回來了一般。——一旦有中央軍的飛機，飛臨南京城，南京難民無不萬人空巷，佇足歡呼，唯有在個那時候，鬼子兵全都躲起來了

南京難民方始有發洩一下內心中積鬱苦悶的機會，他們手舞足蹈，高聲歡笑，異口同聲的在向天空上的飛機喊叫：

「炸呀，炸呀！多投幾顆大炸彈，把鬼子兵統統給炸死吧！」

「炸炸炸！多炸死些鬼子兵，那怕連我炸死在裏面，我也心甘情願！」

據說，曾有奮不顧身的英勇中國女郎，特地穿起了紅色衣裳，拚命的向日軍所在的地方跑，用自己的一身鮮紅，給我空軍健兒作目標。日軍的橫暴，不但已使中華睡獅覺醒，而且，顯示南京難民憎恨他們，已經到了「時日曷喪，予偕共亡」的程度。就遍地淫掠屠戮的日軍而言，那正是他們的多行不義必自斃！

連四五歲的小孩子，也絲毫不怕，他們跟大人一樣的歡欣若狂，尖聲高叫：

「這是我們的飛機！炸啊炸啊，多丟幾個炸彈吧！」

有時候，日軍的高射炮倉卒急射，隆隆的砲聲響個不停。全南京的難民，就會爲我方的飛機，担一個，一萬個心，聲聲問着：

「沒在吧，沒有打中啊，是不是，是不是？」

更有人拉開嗓門，拚命的喊，担任起在地面上的臨時指揮——

「往西，往西，快點，快點。對對！啊，往東也好，先把鬼子的高射砲給炸掉！」

然而，爲時未幾，我機完成任務，安然無恙的歸去，地面上的南京難民，必定要等到望不見

蹤影，聽不到機聲，方始意興快快的回向屋裏，一路上，還在相互的談論，你一言，我一語的在說着：

「大概不要緊吧，我們沒有看見有飛機給打下來呀？」

「唉，中央軍的飛機師啊，要是你們能够天天來，那該有多好！」

每次，我機來襲，所炸射的一定是日軍的軍事目標。而且在南京陷落之初，來臨南京的我機大半是偵察性質，那時候，日軍的警報系統猶未建立，在南京機場的日機不及起飛攔擊，要等到我機完成任務返防，方才起飛急追。南京難民看到日本飛機了，又是伸手指着，一迭聲的咒罵：

「追呀，追呀，快追上去挨打！天教你們一架架飛不回來！」

「去吧，去吧，你們這一去呀，不是給我們飛機擊落，就是全部挨了我們的高射砲。萬一兩樣都輪不到，你們也會自家起火燃燒！」

愛國一課永遠難忘

又有一次，在南京城裏的難民又聽到了隆隆的機聲，大家爭先恐後，歡天喜地的跑出去看。見到幾架飛機，飛得很高，而在高空之中騰起鵬落，上下翻飛，很像是我方軍機與敵機發生了遭遇戰，祇是苦於無法分辨那些是我機，那些是敵機。一時之間，「打起來了！」「打起來了！」「我們跟日本飛機幹上了！」歡呼之聲此起彼落，直干雲霄，三十餘萬難民全體總動員，爭往高處跑，好些個人把喉嚨都喊啞了，費盡九牛二虎

